



金庸使用過的圍棋



金庸使用過的筆



金庸手稿《月雲》



金庸小說改編的漫畫



金庸館陳列的武俠形象公仔



香港話劇團劇本



介紹金庸的早期事業、武俠小說創作歷程及其小說對香港流行文化的影響。



市民參觀金庸館

從金庸館的誕生

探問香港文學前路

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日前正式對外開放，這在香港文化史和文學史上乃是一件大事。當人們感慨金庸為香港帶來的巨大文化聲譽和成就時，如何讓香港文學的生命之火燎原不熄，成為了人們熱議的話題。金庸不能夠只是一個符號，它應當成為香港文學不斷向前的動力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登



金庸館繪畫作品展區。

《讀書心得》手稿



金庸館的入口處。

新華社照片

全港首個以著名作家查良鏞博士（筆名金庸）為主題的常設展館——「金庸館」，日前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揭幕，透過三百多項展品，展示查良鏞博士武俠小說的創作歷程與貢獻。金庸館連同其互動節目展區佔地約二千五百平方呎。展館透過三百多項展品，包括早期流通的小說版本、珍貴的手稿、文獻和照片、小說改編的電影海報、電視劇主題唱片，以及查良鏞博士的私人物品等，介紹查博士的早期事業、武俠小說創作歷程及其小說對香港流行文化的影響。這也帶動了文學討論的風潮。

巨大的成就 時代的坐標

金庸的成就顯然是時代的坐標。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林國輝接受本報訪問時說，新派武俠小說乃是香港出現的品種；變成了本港作家的特色。他認為，金庸是一個很有想像力、很有創作力以及具有豐富知識的作家，所以其小說對海外讀者而言，香港成為心靈的故鄉，聯結了香港與海外的華文讀者。此外，金庸的小說對香港的普及文化具有很大的作用，因為彼時也是香港粵語電影和電視開始發展的年代，小說為影視劇提供了藍本。在林國輝的視角來看，金庸是一個讀書很多、刻苦努力的人，來看過展覽之後，便會發現，要苦練自己的功夫，而金庸本人的故事便是一個奮鬥的故事。

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賴慶芳也認為，直至目前為止，可謂沒有人超越金庸。然而，未來的世界很難預料，文學家有無限創意，世界也不斷改變，若以未來無限的時間為單位，在單位之中相信會出現與金庸並駕齊驅的作家。

此外，賴慶芳對金庸的成就也進行了縱向比較。她指出，金庸創作武俠小說

的五六十年代黃金時期，電視機普及，大眾傾向閱讀報章雜誌獲取資訊，又喜歡以小說等文學作品作消遣娛樂，著名作家的作品備受注目。由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的這段時期，無網路資訊，無電腦網路遊戲，無手機社交平台，生活較簡樸，閱讀風氣較濃厚，像金庸武俠小說般優秀作品自然成為眾人焦點，迅速掀起熱潮。

特殊的歷史時代：改編風潮

金庸的作品流行於大眾，與一種文化現象息息相關：藝術改編。本港作家蔡益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，的確，與金庸時代相比，今天的香港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、電視劇或者是漫畫的情形少了很多。他認為，這有兩個方面的因素。首先，金庸的作品乃是新派武俠小說，具有大眾通俗文學的色彩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，所以成為了作品改編的藍本。而另一方面，其他香港文學作品則比較偏向於嚴肅，受眾面比較小，所以自然也就難以被改編。

賴慶芳則認為，文學作品能獲改編為電影、電視劇是美好的事情，不妨以喜悅之心看

待。首先，大凡改編成電影的文學作品，其原著必定引起讀者的注意，銷售也較佳；其次，電視電影劇集既協助文學作品在不同地區流傳之餘，將文學作品帶入多媒體領域。《三國演義》等古典文學作品，成為電視劇集、電影作品、網路遊戲後，小說中人物更廣為新一代年輕人所熟悉。金庸武俠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電視，在電影或劇集播放期間，其作品總能在內地、香港、台灣三地掀起熱潮，再次成為大眾討論對象。

當前，香港文學乃是面臨一定挑戰的。賴慶芳提到，電視電影動漫、網路資訊、電子社交媒體、手機遊戲的興盛，年輕人喜歡閱讀書籍或報章雜誌的已較少，人人皆能透過不同的平台將自己變成現實生活的主角。名作家數月或一年時間出版一本小說，已不像以往那般受如斯多人注目，更遑論未有聲名的新晉作家。另一方面，現代出版成本降低，出版書籍變得容易，為滿足成為作家夢想的年輕人，可以自資出版作品，或由長輩出資代為出版。與此同時，出版商為生存而順應市場，不斷出版各類五花八門的圖書，多如繁星的書種及龐大的出版數目，令新晉作家的作品沉埋於書海之中，幾乎沒有閃耀便沉寂。不願意譁眾取寵而又能成功「脫穎而出」的新晉作家，在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為數甚少。

另一個影響文學的乃是社會問題。賴慶芳說，香港以工商金融為主導，百物騰貴，樓價高昂至世界數一數二，人人只有拚命工作以求財富或可容身之窩居。文學作品既非可炫耀於人前的奢侈品，又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，自然鮮有人問津。然而，科技的發達、網路的普及成就網路文學的

興起。香港的文學創作，若能透過網路流傳至每一個都市角落，甚至流傳至海外華人社會，會是讀者之福，也是香港作家之福。

香港本土文學的定義思辨

本土文化思潮的興起，多少會帶動香港本土文學作品的出現。賴慶芳提出，作者若以香港環境為寫作背景，或以香港特定年代的風景、人物、時事入題，能成為一種以文學體「裁」記錄時代的印記，建構一部分香港歷史。對整個中國文壇而言，香港本土文學可視作一種富有特定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。透過文字的訊息傳遞，香港本土文學作品能拉近兩岸三地的距離，令大陸、台灣讀者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情況，對香港這舉世知名又細如彈丸的都市有深入的認識。但她特別強調，若果作者以本土為由，堅持用廣東話創作，作品的生存空間會較狹窄，因為銷售市場幾乎只限於香港華裔讀者。廣東話是香港的母語，但書寫時是用中文書面語，讀者遍及中國內地、台灣，以及身處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。

林國輝則認為，金庸的作品雖然其背景是歷史，但是作品講述的乃是人性、人與人的關係，也讓大家注意到了小說與流行文化之間的關係。所以，在定義是否「本土文學」時，應該有很多的視角：作家是否在香港創作、作品在香港出版以及書寫的是否香港故事。

蔡益懷表示，香港文學或是本土文學，某一方面固然會有在地的特色、歷史經驗，但是不能夠狹義化：即只是限定在本地題材和本地生活。他特別以張愛玲為例指出，張愛玲並非香港本地作家，在香港生活的時間也不算長，但是其後來創作的一些與香港有關的文學作品，對香港文學乃是有巨大貢獻的。

傢具品牌 Roche Bobois 以生活藝術推動環保及慈善

近年，很多企業也開始關注社會責任。有50多年歷史的法國傢具品牌 Roche Bobois 主張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，並推動環保理念及慈善事業。Roche Bobois 日前於香港仔旗艦店舉行「藝術·生命」周年慈善品味大派對，展出多位藝術家和時裝設計師設計的 Mah Jong 梳化，梳化將在6月中作慈善義賣，善款將全數捐贈，推動醫院藝術在香港的發展。

Roche Bobois 的國際總監 Martin Glezie 向記者介紹道：「我們將生活品味和環保融入藝術中，把每件傢具設計視為『Art de Vivre』（生活藝術）創作，並會繼續支持慈善和本地藝術。」他解釋用善款推動醫院藝術的原因：「藝術能觸動人的情感，使人感受生活的美好，所以希望藉藝術給醫院受苦中的病人帶來喜悅和希望。在其他國家我們也曾做過類似的籌款，籌得數以十萬美

元，希望到拍賣時其他人會打開他們的心扉，也會打開他們的銀包！」最後，他又解釋他們對可持續發展和改善消費者行為的社會責任：「這是源於我們十年前的一個宣言。人類消耗了太多天然資源，我們需要改變這個情況。」他用其中一件以樹的形狀設計的書架展示他們的哲學：「書架沒有任何金屬，所以生產時消耗較少能源；黏貼只用了水溶性物料，沒有用化學品；造型可隨意改變，更節省空間；木材是取自可持續的森林，樹被砍伐下來後會在原地重新被種植。」

Mah Jong 梳化是 Roche Bobois 最經典的傢具，可隨心拼湊其他傢具，重組生活空間。多位藝術家和時裝設計師為了慈善，以循環物料重新設計梳化的式樣，融合藝術、生活及環保。時裝設計師李冠然（Kenny）以前有過跨

界項目的經驗，加上是為慈善而設計，可以讓藝術給病人帶來藥物以外的心靈治療，改善心靈的健康，所以他很樂意參與是次活動。這次他的設計融合中國書法及時裝元素，帶出「家」的主題。「Mah Jong 梳化很舒適寬敞，適合很多人一起坐，有家庭的感覺。」他解釋自己在梳化上用毛筆寫上華人家族不同稱謂的原因：「這是一個西方品牌，但我想來一次中西文化交流。西方輩分不太清晰，多用統稱，與中國相反，所以我想表達出中國家庭這個獨特之處。」梳化上「愛的雙手」是 Kenny 從一次展覽中的模特兒衣架拆



Roche Bobois 國際總監 Martin Glezie (左一)、設計師馬偉明 (左四) 與設計師李冠然 (左六) 等合影。

下來循環再用：「除了環保外，也想藉雙手象徵互相擁抱，帶出一家人愛的感覺。」另一設計師馬偉明的作品是「廢墟中的花園」，這是他第一次創作裝置藝術。他用做晚裝時棄置的薄紗布碎拼湊出花的圖案，表達「廢

物重生同樣很美」的環保訊息。他表示：「自己一直提倡環保理念，而且做晚裝時用的布料不可能完全用盡。」他認為藝術在醫院有很大價值：「醫院是一個不快、很多人受苦的地方。藝術充滿新意，可以給病人驚喜和喜悅。其實藝術和設計在任何地方也需要，連醫護人士的制服也應該考究品味。」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